

# 代代傳承 持續探索

馮明珠



民國七十二年，故前院長秦孝儀先生以「從傳統中創新，藝術與生活結合」全面開啓了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文創發展，其中創辦了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期以流暢的文字，精美的圖片，深入淺出且有系統介紹故宮文物，提供讀者閒暇怡情，品玩文物，

轉瞬已三十四載，四百期即將出版，說明這本刊物受到讀者喜愛。記得八年多以前，本人任主編，會與編輯委員會討論如何呈現三百期，最後決定比照一百及二百期，再精選一百件文物，編輯「百期特輯—百珍集萃」，同時決定開闢「每月一寶」專欄，為四百期到來預作準備。時光荏苒，匆匆八載四月，四百期已在編輯中，主編囑我寫幾句話，雖已卸職，欣然同意，蓋代代相承，薪火傳遞也。

在本院近七十萬件典藏中，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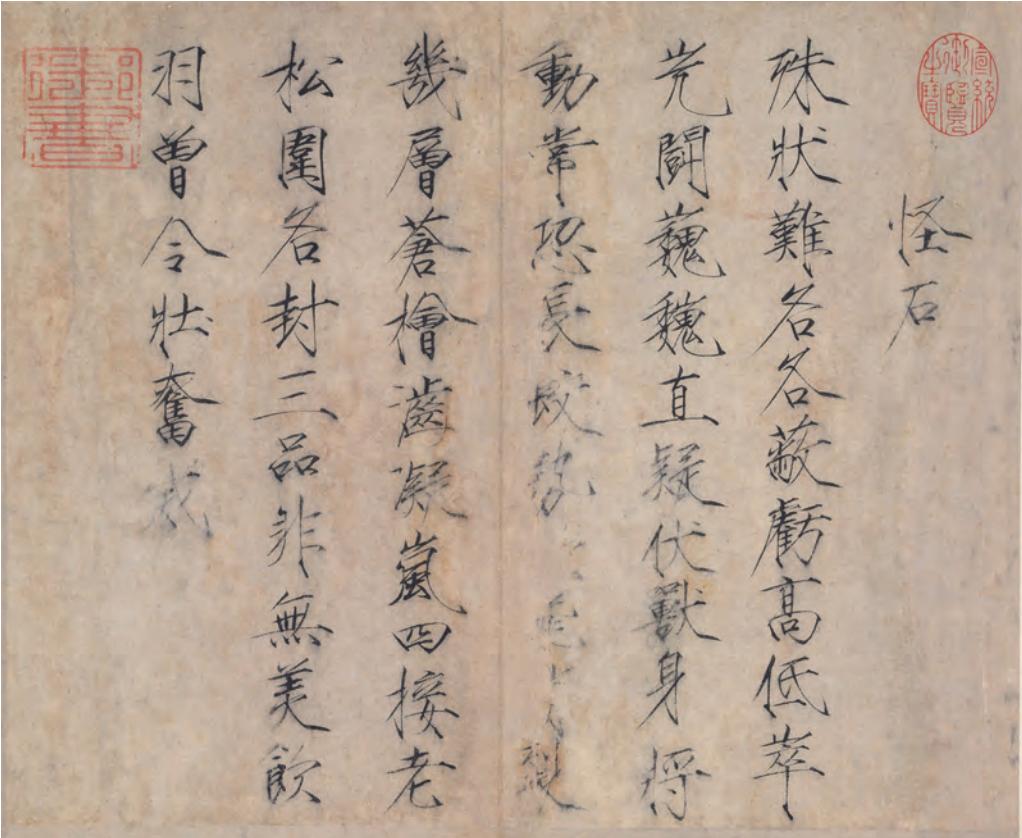
選與過去三百期不同的第一百件文物以饗讀者，並不困難，困難在於如何取捨。不同研究領域的同仁，選出來的文物必定不同；即便是相同專業，心目中最有份量的國寶，亦必定有所差異；因此每當挑選文物，必有論戰，

通過激辯，達成共識，選出作品。本期百件文物，包括書法九件、繪畫十九件、織品七件、文獻檔案十五件、玉器九件、銅器十件、瓷器十八件、珍玩十三件等。最大特色，除故博、中博舊藏外，增添了近年來積極入藏的亞洲文物精品，有日本浮世繪、友禪染和服及茶器，烏茲別克、印度及印尼織品，喀什米爾與大理國金銅佛像，及高麗與日本青花瓷器等，突顯了本期「百珍集萃」多元文化色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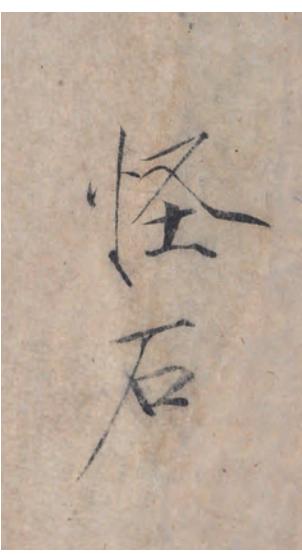
《故宮文物月刊》四百期，不僅代表一本期刊已有三十四年持續發展的生命力，更象徵故宮同仁代代相繼，持續探索傳播文化的傳承。  
◎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前院長

## 宋徽宗書怪石詩

《宋代墨寶》冊  
紙本  
縱三四·四·橫四·二·二公分  
故書·西二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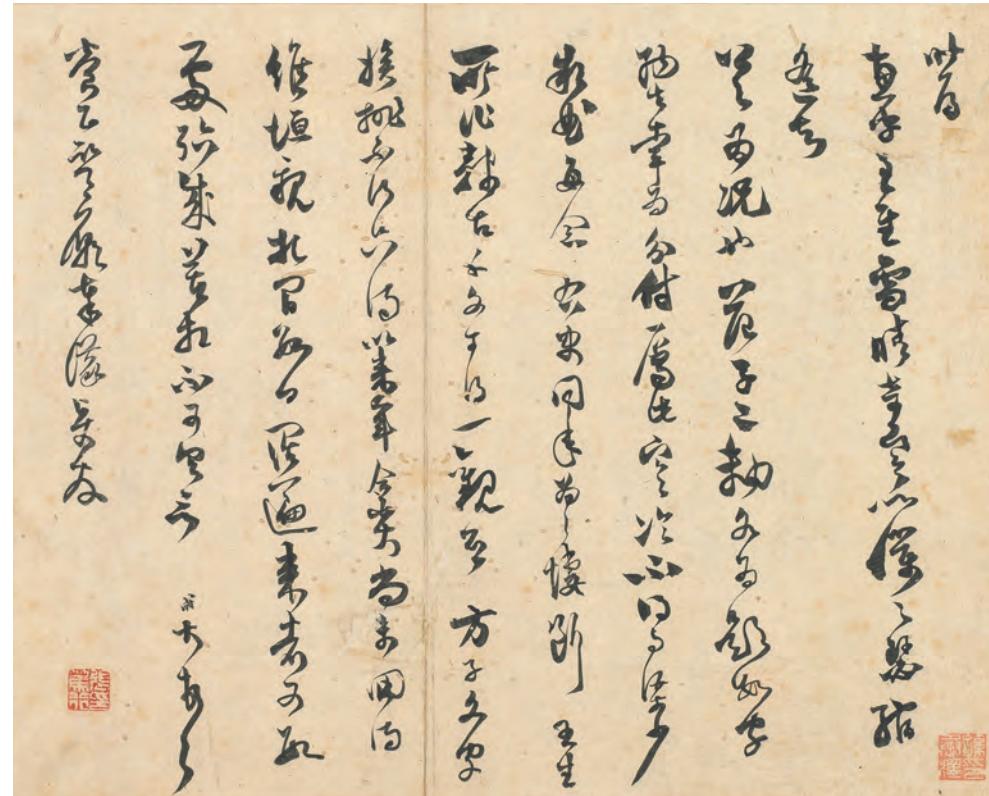


宋代第八位皇帝，在位時主導北宋晚期畫院發展，影響中國繪畫深遠。藝術天份極高，書法別成一體，自號「瘦金書」。《鐵圍山叢談》記載：「大年又善黃庭堅，故祐陵作庭堅書體，後自成一法也。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。元瑜者，畫學崔白，書學薛稷，而青出於藍者也。後人不知，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，書學薛稷，凡斯失其源派矣。」可見書學來歷之一端。相傳米芾拜石，徽宗以其帝王尊貴之姿，爲石揮毫書詩，體物緣情，世所罕睹，可見宋人愛石風氣。此外，本幅書法保留了起筆、收筆和轉折時毛筆提頓的痕跡，結字勁挺飄逸，章法清新自然，從中得以窺探「瘦金書」書法風格的要點和特徵，其重要性自不待多言。（陳建志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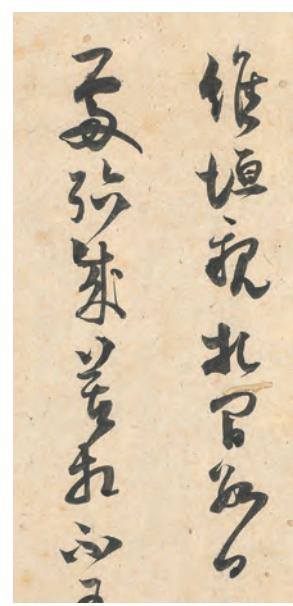


宋 范成大 致養正監廟奉議尺牘

縱三〇、九，橫四三、九公分  
故畫一四九一五



范成大，字至能，自號石湖居士，吳縣（今蘇州）人，南宋著名詩人。紹興二十四年（一一五四）進士，歷任禮部員外郎、起居郎、中書舍人等職。書法與于湖居士張孝祥（一一三二—一一六九）並稱二湖，兩人爲南宋中期最重要書法家。



宋樓鑰呈提舉郎中契文劄子

婁倫（一一三三）（一三一三），  
二（一八二）令書太學之通。

鄞縣（今浙江寧波）人，字大防，自號攻媿主人，出身宋代著名四明（寧

及諸子百家，精研訓詁，文辭淡雅卻寓意深刻，著有《攻媿集》等。書法上善乍大字，曾奉宋高宗（一一〇

此劄內容與四明地區的義莊有關，樓鑰對於義莊田產爭訟的判決不滿，因此寫信上訴三司。四明義莊是樓鑰之舅汪大猶（生卒年不詳）與沈煥（一三九一—一九一）等地方人士設立，照顧對象廣及郡里貧士與

推舉樓鑰管理。此帖雖用筆隨意，不講究變化，點畫間亦時露古人筆法，尤其捺筆頗有顏真卿味道，整體寫來亦相當精謹，帶著質樸無華的特質，雖非書史名家，在再當時亦堪稱善書者。（可炎泉）

雖然冬令霜明茶暗  
推舉郎中妻文臺沒多暇  
神明攸相  
急候勅止萬福俗執塞杜門近築修內  
記史往深慮仰之私餘夕粟於江生也 賈氏  
文昌公好施而力不及遂與沈叔晦率鄉人  
來回為義莊一濟士夫之家查不經與孤女之  
不能嫁者二十幸至游濟多矣大率數十少  
蓋處之家緝紳多情約所與才得二百餘  
畝林侍郎和叔賢太守也會錢氏有繼絕  
之產堅脩三多之基一沒有措入義莊為  
田二百五十畝方得久稱義舉如此又幾十季  
夫錢氏繼絕之而為人所候遺詒不足以莫

古庸儒先生卒于達桂給學郡豐其非  
是送汝有指定又三數季矣近忽經夢曰乃一  
墓碑上言為斷案之不平有如此者因送  
使司移理

及諸子百家，精研訓詁，文辭淡雅卻寓意深刻，著有《攻媿集》等。書法上善作大字，曾奉宋高宗（一一〇

因此寫作 話三傳司 四田事記 沈煥之舅汪大猶（生卒年不詳）與沈煥（一一三九／一一九一）等地方人士設立，照顧對象擴及鄉里貧士與

亦相當精謹，帶著質樸無華的特質，雖非書史名家，在再當時亦堪稱善書者。（何炎泉）

樓鑰（一一三七～一二一三），  
鄞縣（今浙江寧波）人，字大防，自號攻媿主人，出身宋代著名四明（寧

七（一一八七）令書太學之匾。  
此劄內容與四明地區的義莊有  
關，樓鑰對於義莊田產爭訟的判決不

官宦的貧窮後人，汪大猶歿後，鄉人推舉樓鑰管理。此帖雖用筆隨意，不講究變化，點畫間亦時露古人筆法，

紙本  
上幅縱三四一，橫四〇七。  
下幅縱三四，橫三一。一公分。  
故書一四九一八、九

紙本  
一，橫四〇·七  
橫三一·一公分  
二四九一八、九

# 宋歐陽脩致元珍學士尺牘

《宋元寶翰》冊  
縱六·九·橫三·一·公分  
故書四九·一〇

脩答氣候不常承  
動履清安辱

簡誥有向感愧脩拙疾如故然請

外非為疾亦予諸公求蘇而從容代  
進退者異也諒非遂請不能已然亦必

易遂也尔

見諭取及之

脩頓首

元珍學士

子固仲意

歐陽修（一〇〇七—一〇七  
二），字永叔，號醉翁，晚號六一居  
士。江西廬陵（今吉安）人。曾任禮  
部侍郎、觀文殿學士等職，謚文忠。  
嗜古好學，博通群書，著有《歐陽文  
忠公集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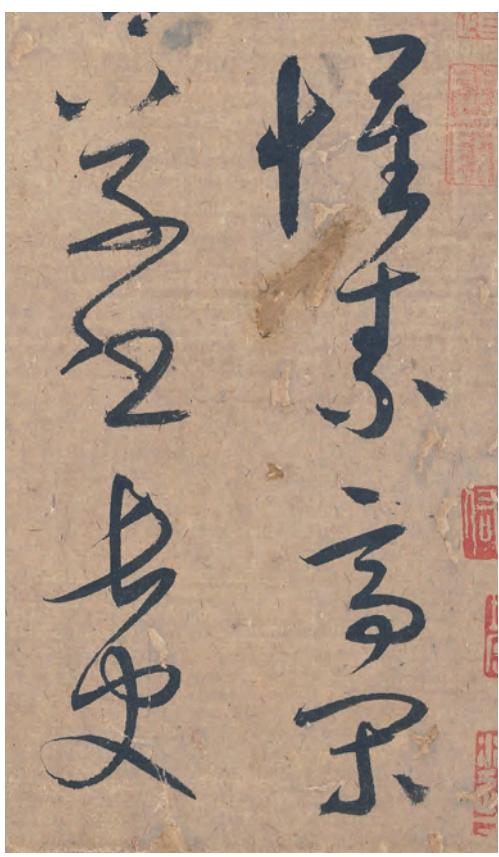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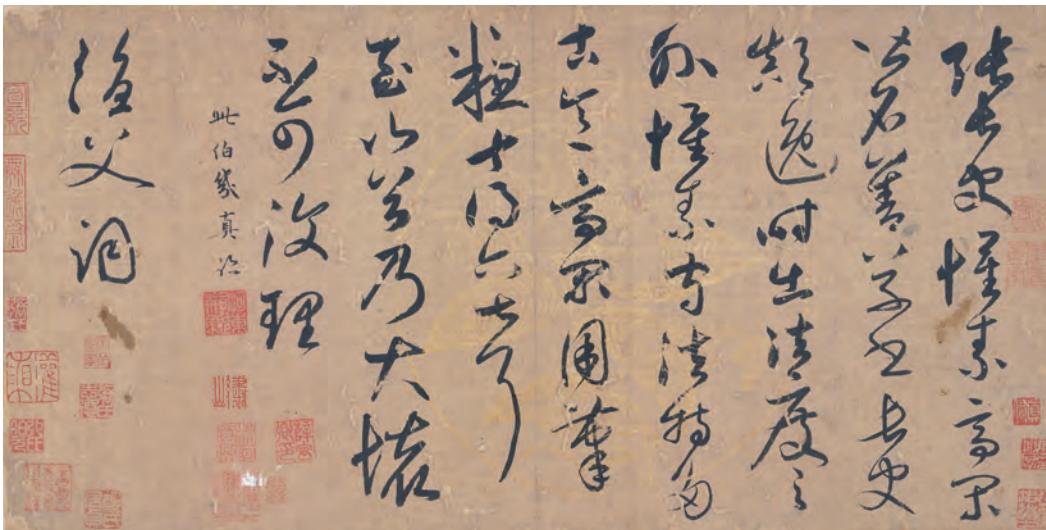
「元珍學士」爲丁寶臣（一〇  
一〇七—一〇六七），常州人，宋仁宗  
景佑元年（一〇三四）進士，爲峽州  
判官，遷知剡溪縣、端州。治平元年  
(一〇六四)，授秘閣校理，同知太  
常禮院。景佑三年，歐陽修被貶至峽  
州夷陵（今湖北省宜昌縣），時任峽  
州軍事判官的丁寶臣派人持信迎於途  
中，厚加慰問。政事之餘，兩人經常  
外出遊賞，寄情山水之際，互有詩作  
唱和，過從甚密。此作精謹的用筆與  
爽利的線條，給予人清新脫俗感，如  
同蘇軾所形容：「筆勢險勁，字體新  
麗，自成一家。」（何炎泉）

## 元鮮于樞論張旭懷素高閑草書

元趙孟頫、鮮于樞《墨蹟合冊》第四幅  
紙本  
縱六·九·橫五·三·六公分  
故書五二·一四

此幅書在花箋上，爲鮮于樞（一二四六—一三〇二）草書，評論唐代  
張旭、懷素、高閑三位草書名家，指出：「長史（張旭）顛逸，時出法度之  
外；懷素守法，特多古意；高閑用筆粗，十得六七耳。」最後評論黃庭堅的  
草書：「至山谷乃大壞，不可復理。」全幅以中鋒運筆，勁健縱逸之中而有  
節制，與本院藏懷素《自敘帖》十分相近。《自敘帖》墨蹟雖未有元人收藏  
記錄，不過此帖在元代流傳各種傳本，學草書而取以爲資者不少，如與鮮于  
樞同時人李倅、王暉等均有臨本，由此蹟來看，鮮于樞也受到深刻影響。

鮮于樞曾收藏米芾《論書帖》，文云：「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轍，徒成  
下品。張顛俗子，變亂古法，驚諸凡夫，自有識者。懷素少加平淡，稍到  
天成，而時代壓之，不能高古。高閑而下，但可懸之酒肆，辯光尤可憎惡  
也。」鮮于樞推崇唐代三家，與米芾之宗晉人不同，可看出古人書論各有見  
解，不能執一而論。（何傳馨）



元

# 趙孟頫 尺牘 虞永興枕臥帖

元趙孟頫、鮮于樞《墨蹟合冊》第一幅  
紙本 縱八·三、橫四·六公分

故宮五二一

希如張治中有虞永興冗

臥枯筆毫清峭絕興肉

府故物是為希代之寶

予先紳幾不可不知也

与云枕附來七百末云

去南至凡十鎰行頤都

六四次借閱因不當嗟嘆

葱爾寶秘不尔与不甚愛

之惜此南字漫不不知寫何人書若  
相向不能固拒遂道與之由是家  
不復出

有建業文房之印紹興小爾

平生僅見此一種空章

鮮于樞長趙孟頫八歲，河北漁陽人，一生都在江浙地

方任官，長於詩文、鑑藏，書法與趙孟頫齊名，時人論書法，「北尚鮮于，南推吳興（趙孟頫）」。兩人經常有詩文互贈、書畫題跋及文物鑑賞的交誼。此札書寫時甚為矜重，以體勢優美，筆法圓勁的行楷書寫成，其中夾雜一些縱逸即興的行草筆法，顯示趙孟頫在書寫此札時留意書藝表現的心態，也可以看出對受信人的重視，鮮于樞收到此札後，在幅上鈐蓋「箕子之裔」及「虎林隱吏」印，視為收藏品珍藏，呼應了趙孟頫的心意。（何傳馨）

這件書蹟為趙孟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〇二）致鮮于樞（一二四六—一三〇二）尺牘，大意是向鮮于樞通報，在大都得知常州（一說幕州）張氏收藏一件傳世僅見的虞世南書蹟〈枕臥帖〉，有南唐「建業文房之印」及南宋「紹興」小璽，曾四次借閱，藏家原本不甚重視，由於趙孟頫的鑑識才寶秘不再示人。

趙孟頫於至元二十三年（一二八六）三十三歲受薦舉

出仕元朝，在大都五年（一二八七—一二九二），期間經常留意並收集流傳於北方的古書畫文物，並與江南文藝圈友人相互探討。後出知濟南府（一二九二—一二九五），

元貞元年（一二九五）應召赴京修《世祖實錄》，是年秋天歸家鄉吳興，自京攜回古物中即有此件虞世南〈枕臥帖〉，可知書此函後，得到了〈枕臥帖〉。

## 元 趙孟頫 論裴行儉書法

元趙孟頫、鮮于樞《墨蹟合冊》第二幅  
紙本 縱八·二、橫四·一四公分  
故宮五二一

此為趙孟頫節錄《新唐書》〈裴行儉傳〉一段文字，

敘述裴行儉（六一九—六八二）書法受唐高宗賞識，奉詔寫《文選》，書風與虞世南相似，「不擇筆墨而妍捷者」，與褚遂良之「非精筆佳墨，未嘗輒書」有別，所譏〈選譜〉、〈草字雜體〉、〈營陳部伍、料勝負、別器能等四十六訣〉等均不傳。幅上有鮮于樞兩方收藏印，可推知是趙孟頫書予鮮于樞，可能與第一幅同時附上。比較兩蹟的書風，如「虞世南」、「物」、「筆」、「秘」、「愛」、「行」、「耳」、「不」、「爲」等字都相同，也可說明兩蹟書寫的時間及心態十分相近。

趙孟頫書學一般引用明初宋濂的評論，指出：「公之字法凡屢變，初臨思陵（宋高宗），後取擇鍾繇及羲、獻，末復留意李北海。」近有論者據〈枕臥帖〉及此蹟，認為早年亦有學米芾之處，按米芾宗王獻之，元人論書：「右軍（王羲之）用筆內擗而收斂，故森嚴而有法度，大令（王獻之）用筆外拓而開廓，故散朗而多姿。」從此蹟可以印證趙孟頫早年取法羲、獻，能兼具「內擗」與「外拓」之美。（何傳馨）

